

一碗豆腐暖岁月

□翟长付

小时候,经常听到奶奶唠叨:“行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”奶奶说这是劳作三大苦,行船是风里来浪里去,打铁是高温下抡大锤,磨豆腐是三更半夜就得起身泡豆磨浆。奶奶说这话,其实是心疼打铁的父亲。

想起这句话,我就会想到豆腐。豆腐是各地都有的食材,北方的卤水豆腐、南方的石膏豆腐,还有各种各样的豆腐制品。尽管做豆腐很辛苦,但它在人们的日常饮食中很普遍,而且价廉物美,男女老少都爱吃。有人把豆腐称作“植物肉”,2014年,“豆腐传统制作技艺”入选中国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记忆里,镇里做豆腐的德林爷爷有点驼背,大人小孩都叫他“豆腐林”。他每天都挑着担子,走街串巷卖豆腐。那时候,只要听到铁板“叮当叮当”的敲击声,人们便拿着黄豆出来换豆腐。中午时分,豆腐林的一担豆腐,就变成了半担黄豆挑回去。

豆腐能用黄豆换,不用花钱买,母亲便变着花样,用自留地种的黄豆换豆腐做给我们吃。农忙的时候,常做小葱凉拌豆腐,既简便又好吃。农闲时,父亲拿着渔网到屋后的河边撒网,总能网到几条鲫鱼,母亲便烧鲫鱼豆腐汤。嫩嫩的豆腐,白白的汤,很是下饭,能让我们兄弟几个吃得直打饱嗝。

板车承载着思念

□罗飘飘

在我的老家,放着一辆旧板车,每当看到它,我便想起爷爷。

这辆旧板车是爷爷撑起全家生计的工具。晨曦微露,院坝里的稻谷堆成两座金色小丘。爷爷将稻谷袋挨个码满板车,用绳索捆牢后,攥紧磨得发亮的车把起身往粮站走。没走多远,他的腰便弯成紧绷的弧线,蓝布褂后背浸出大片深色汗痕,汗水顺着眼角皱纹滑落。板车轱辘碾过路面,发出执拗的“吱呀”声,他的脚步却步步扎实。我站在院门口望着背影远去,太阳慢慢升起,金光洒在他肩上,土路上的车辙印越伸越远,心里又酸又暖。那辆吱呀作响的板车,载着稻谷,也载着爷爷沉甸甸的责任。

寒冬腊月,村里独居老人的取暖成了难题,爷爷记挂在心。天未亮,他便拉着旧板车赶往二十里外的煤厂,路远风烈,他蹲在煤堆前细心挑选:“得耐烧无异味,老人屋里通风不好。”拉回村后,他挨家挨户送,双手冻得通红发僵,仍把煤块码得整整齐齐。王奶奶端着冒白气的搪瓷碗递上热水,爷爷微微一笑摆手谢绝,又攥紧冰凉的车把赶往下一户。我

一件新衬衫

□刘士峰

1982年夏天,我高中毕业后,到市里一家工厂去做临时工。

一天下午,在啤酒厂上班的堂哥找到我,说他刚从老家回来,给我捎来一件新衣裳。我惊诧不已。堂哥说是我母亲在家里靠着3只母鸡下蛋,攒了一春天,卖了钱,扯了布,亲手缝制而成。母亲说,儿子大了,得有件漂亮的衣裳,相亲见面就派上了用场。我颤抖着双手展开一看,是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,我又惊又喜。我们知道,当时的涤卡、的确良布是最高档的布料,穿上这样的衣服,会得到众人的艳羡。可是想到时下农村生活的艰难,我的心里泛起阵阵酸楚,母亲在家里辛勤又忙碌的身影顿时浮现在眼前。

我姊妹弟兄五个,我是长子。父亲常年下地干活,肩负家庭的重担;母亲操持家务,供养儿女的吃穿。母亲每天早就起床了,扫罢院子又喂鸡,母鸡下蛋后咯咯哒的叫声,催开母亲脸上欢喜的笑容。母鸡下蛋是家里的柴米油盐,下蛋母鸡是日常的生活来源。母亲靠积攒鸡蛋卖钱,盘算贴补清贫生活的用度,她自己舍不得吃、舍不得穿,现在却把攒鸡蛋卖来的钱给我扯布料缝制衣衫,一针一线里,是母亲对儿子最深情的牵挂啊。想到这里,我禁不住泪水盈

冬天的时候,母亲把放豆腐的瓦盆盖好盖子,放在院子里冻上一夜。第二天中午,母亲给我们做冻豆腐烧肉。豆腐冷冻后孔多,孔里吸满肉的汤汁,那时候的我们,都觉得冻豆腐比肉好吃,几个人抢着吃豆腐,最后碗里剩下的尽是肉。

结婚后,我喜欢吃爱人烧的青菜豆腐汤,青青白白的,看着清淡无奇,吃起来却很有味。有时候菜园子里的青菜赶不上吃,就用大白菜烧豆腐汤,也是一道下饭的好菜。岳母烧的咸菜豆腐汤,我特别喜欢吃。咸菜是岳母腌制的雪里蕻老咸菜,配上新鲜的嫩豆腐,热气腾腾的,吃起来那叫一个爽。

女儿嫁人后,外孙、外孙女也喜欢吃豆腐,口味却和我们不一样。每次女儿带他们回来,爱人就用豆腐做油炸豆腐。兴许是孩子们都爱吃油煎过的食品,可我们小时候是吃不到的,那时候油都是凭票供应的,哪舍得用来油煎食物。

现在的饭桌上,虽然也有豆腐做的菜,但已经吃不出我们小时候的味道。做豆腐也不再用水磨磨豆子,全部是机械化操作,豆腐也比从前做得精细。其实,并不是豆腐不好吃了,是生活条件好了,餐桌上的菜越来越丰富,再也不是那个有菜没菜、能吃饱饭就好的年代。豆腐没有变,是吃豆腐的口味变了。家常菜饭店里,鱼头炖豆腐和麻婆豆腐,还是我们这帮年纪的人经常点的菜,一碗豆腐香,豆腐里藏着我们太多的童年回忆。

跟在身后,望着他弓着的背影和板车碾过冻土的深痕,满心敬佩。板车送出去的是暖煤,更是爷爷待人的热乎气,这便是他藏在烟火里的担当。

常年拉车让爷爷落下严重腰伤,医生叮嘱必须静养,可眼见我就要去市里上学,学费还没凑够。放学后,我在月亮湾陡坡下撞见他,寒风里他正拉着满车青砖往上挪,脸憋得通红,脊梁佝偻如弓,手背上青筋暴起,指节泛白,紧攥着浸着掌心温度的车把,每一步都格外吃力。突然他脚下一滑,膝盖重重磕在碎石路上,板车往后溜了半尺。我心头一紧冲过去,见他胳膊死死抵着车把,额头抵着车板喘气,汗湿的头发贴在额前,膝盖渗着暗红血迹。“没事,老骨头耐摔。”他强笑着摆手,眼里的疲惫却藏不住。那满车青砖,沉甸甸压弯了他的腰,却稳稳撑起了我的未来。

超负荷的辛劳拖垮了爷爷的身体,一场肝病带走了他。如今,旧板车仍停在院子角落,落满灰尘,车把上的光滑纹路还留着爷爷的掌心温度。它载过稻谷的香、暖煤的热,也载过青砖的沉与爷爷的担当。板车的吱呀声虽已沉寂,但爷爷的坚韧与担当,早已刻进我的骨血。往后每一次想要松劲的时刻,我都能记起那被攥紧的车把。

满眼眶……父母含辛茹苦养育我们,如今,我已长大成人,是应该挑起担子报答他们的时候了。

我每天认真工作,生活中处处节俭,从不乱花一分钱。我每天都不舍得吃饱,从牙缝里俭省,每月多攒点儿钱,也好给家里减轻点儿负担。光靠俭省还不够,下班后别人喝酒打牌出去玩,我就找活儿干,加班挣钱。我笨拙的手拿起翘头大钢针,针眼穿上麻绳,缝补有窟窿的麻袋,缝补一条破损的麻袋能挣5分钱。中午,我利用休息时间,不顾天气炎热,一条条缝补起来。晚上夜深人静,我困得不行,缝补麻袋的钢针把我的手指扎出了血,我一个激灵,睡意顿消,我擦擦血,吐口唾沫揉揉,继续干。就这样到了年底,基本工资和加班挣的钱加起来有1000元。春节前放假,我穿着母亲缝制的崭新的确良衬衫回家,把挣来的1000元钱分文不留全部交给父母,父亲说我长大懂事了,母亲的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以后的日子里,我十分爱惜母亲给我缝制的那件的确良白衬衫,平常都不舍得穿,只有在外办事、走亲访友的时候才拿出来穿上。后来,我相亲时,穿上母亲给我缝制的新衣裳,心中既欣喜又感慨。我知道,岁月的长河里,那件母亲给我缝制的白衬衫,饱含着母亲的恒久温暖,承载着母亲的殷切关爱,母子连心,母爱情深,让我倍加珍惜,也更加懂得感恩。

第一次骑马

□张计朝

1972年,我高中毕业,被选派去学习马匹繁殖的新技术。那时,繁殖马匹是改良站的主要工作。县站有3匹种公马,都是优秀的骑乘马匹,担负着繁殖工作。奔跑是马的天性,每周遛马5天是改良站的一项主要工作。

站长安排我们两个学员,先学遛马。这天下午,郝师傅把缰绳递给我说:你上去试试,不要怕,鞍轭都已安置妥当牢靠,只要你抓好缰绳控制住它就行。我顺口应承了,心却咚咚咚地跳了起来,我行吗?

那是一匹进口的汗血宝马,全身毛发乌黑油亮,四肢矫健、精神充足,是优良的骑乘马。我手里攥着缰绳,心中燃烧着骑马的欲望。我把缰绳攥在手中,左手抓住鬃毛,右手抓着马鞍子,左脚踩到镫里,身子一纵跨到马背上,右脚随即也踩在马镫里。

那马有点儿欺生,一声嘶鸣,两前肢腾空而起,几乎快要直立起来,我霎时夹紧双腿,上身贴附在它背上,右手抓着鬃毛,攥着缰绳的左手也抓住了鬃毛,才没有从它的背上仰翻下来。它见没有把我掀下来,仍不甘心,伸开脖子要往前窜,我马上勒住左侧的缰绳,它的脖子随之歪了,它就跑不快。待它把头挺正了,便快跑起来,两边的灌木丛里是一些花椒树,马又高又大,越跑越快,这时候我已经难以控制它。但是双脚仍在镫里,停也停不住,跳下来又不敢。马越跑越快,转眼间就到了平坦宽阔的半山坡,我看到野草杂花,触景生情,惧怕陡然间消失了。于是,我不再勒紧缰绳,马伸展脖子,竖起耳朵,腾起四蹄飞奔起来。我伏在马背上,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。它跑得越快,我骑在上面感觉越舒服,一切惧怕全没了。

马快速奔跑着,我伏在它的背上,听到它呼哧呼哧喘气的声音,不一会儿,它身上冒着热气,通身流汗。这样持续了二十几分钟,它渐渐地放慢了脚步,它的速度越来越慢,我趁机从它的背上跳下来。我下来后,它也停住了脚步,我根据学到的遛马知识,给它松了松肚带,它身上的汗水顺着四肢往下淌,浑身像水洗了一般,我拉着缰绳同它一起往回走。它身上的汗水渐渐消退,我在草地上找了个小木棍边走边给它划拉身子,它用舌头轻轻地舔我,我知道它已经信任我了,撒了缰绳,它也不离开我,服服帖帖地跟在我的后面回到改良站。

那一次骑马,不仅让我征服了内心的胆怯,更让我读懂了骏马的灵性与力量。这份突破自我的勇气,也化作前行的力量,让我此后无论面对何种挑战,都敢像纵马驰骋一般,一往无前。



公社良种场留念